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回 高元帥兵進壽州 余軍師計困真主

詩曰： 一時勇憤義從王，雖屬孩提切遠將。
猶恐相逢強敵處，六軍失卻白鳩揚。

住語宋太祖在宮中與諸皇后妃子餞別長言。卻說，東平王高懷德受了太祖拜授統兵招討大元帥，是日退朝，回歸王府中，進內堂，有皇姑趙美容迎接王爺，夫妻見禮下座，請問王爺今天五更天上朝，何至午刻之晏方回，有何朝政酬議？高王爺將南唐不肯臣服，書下，反出強逆之辭，觸怒聖上，今要御駕親征，命著本藩為督師主帥。王姑聽了即曰：“君命所差，固不得推委，但王爺方得數載卸下馬上辛勞，今又要涉險沙場，妾心頗不樂也。”東平王冷笑曰：“為臣本當忠勞王事，為子本當盡孝雙親，是人生立品之大節，豈以勞逸為辭！況本藩叨蒙汝兄恩宥，已極人臣，一家顯貴，誰人可及？正報不盡王恩也，豈敢少言推委。但母親耄耋之年，兒子年少，全賴王姑代勞敬奉小心，嚴訓孩兒，教文則外師，技武則王姑，不可使他安逸首重，不許外出遊蕩，三五為群，欺壓招災，有失心規，清白高門。”王姑領從，語未畢，庖官早已送進酒筵排上，說不盡許多山珍美酒、海味瓊漿。侯王門不啻天子豐奢，不須多表。當日夫妻暢敘交醉，兩旁音樂齊鳴。

此時高瓊公子表字君保，年方二九，一聞父王奉旨遠征，即來上稟，言：“兒在家一無所事，不若跟隨父王同往，一來可以左右隨從，二來與國家出力，立微功於朝廷，以報些小聖上隆恩。”王姑聞言，冷笑曰：“小小年紀便口出大言，真乃無知少年，不明汗馬功勞非易也。”君保曰：“母親勿將孩兒小覷為一劣夫，兒今已習操得槍法精通，弓馬純熟，各府王子那人出得孩兒之右！今跟隨父王出征，原要學些進退兵法，以為日後與國家出力，方不愧我高家功臣之後，望求父王母親準允，了卻孩兒素志。”王爺聞言喜悅曰：“我兒出此智量之言，雖未見諸實行，但立心高遠，愛國忠君已見於大概了，果不愧高門有後也。茲汝雖有其志，年紀尚輕，且婆婆年紀已高，母親一人，汝又無弟妹，不若汝在家代為父敬奉婆婆，孝順母親。今思起汝叔懷亮，身亡於沙場，想來令人下淚，為父不時傷感，折此雁行，今幸孀娘李氏十分賢慧，撫養成汝弟君佩，與汝恍惚，生來氣質不凡，後日亦能繼父志。惟當弟兄一心，同習文武世業，切不可外遊放蕩招災，恃世官欺壓別人，以取怨忿，方為成器之兒。今不必隨征，依母親在家可也。”君保又見父王如此吩咐，料必不允，祇得揖別，悶悶退出。此天高王爺祭祀過家廟祖宗，然後與王姑餞別，孀母子送行。有許多天性分別離感之言，不多細表。王姑復進朝，往內宮送別皇兄宋太祖，也無交代。

單說高元帥，誓師日期已至，一眾武臣將士早在教場伺候，十萬虎賁兩旁站立，殺氣騰騰，誓師祭旗，申明軍令，炮響三聲登程。一眾文武大小朝臣，王子公侯何下千餘，皆敘於教場中，送別主上鑾駕。宋太祖自囑咐御弟主勤勞監國，次及左相趙普及六部大臣，一眾一品大員，要依朕政令處置得宜。一一不須過述，文武全稱領旨，送出皇城十里外。太祖傳旨御弟眾王子大小臣回城，不須遠送。眾臣領旨，往程望見不旗幡之影方回，各文武回府按下休提。

單言宋太祖登程，高元帥大兵所到，秋毫無擾，軍令森嚴，百姓諸安，實乃軍威勢銳，殺氣沖霄，旌旗耀日，盔甲鮮明。未入東南境，先有南唐探子，越境打聽明白大宋天子御駕親征，一一報知唐主。唐主一聞報，心下驚惶不安。

此日召余鴻國師、大元帥皇甫暉、威武大將軍林文豹、鎮殿大將軍林文旦、世襲平遼王薛呂、護國公秦風、越國公羅英、魯國公程飛虎一班武將上銀安殿。唐主即曰：“前者批回表文呈於宋君，料必他憤怒，今興發大兵，親行征伐，孤想他天下已得十之八九，兵雄將勇，孤以一掌之地與彼相恃，何異犬與虎爭，故特宣請國師與眾卿酌議，攻抑或投降，定奪戰守，以早定主見為宜，以免兵臨城下之日，一群生靈皆作刀頭之鬼。”余軍師奏曰：“我主勿憂，宋兵將雖然強盛，祇可別壓諸邦，倘要勝我主，除非山人不在此金陵土地。彼兵若來，個個遭擒，方顯山人手段，少立奇功，以報千歲平日相知雅託，且一切放心，勿墜三軍銳氣。”

唐主曰：“軍師乃法門高弟，今既一力擔當，孤固已安枕無慮，惟今宋主御駕親征，兵雄將猛，亦當準備迎敵。古云：兵驕必敗，但須早定個勝算，方不至兵到慌惶，豈不為上。”余軍師曰：“臣料定宋師此來，必由壽州發進。”唐主曰：“軍師何以預知？”余鴻曰：“宋君萬里興兵，先計糧草，乃敢深入重地敵境。宋主在馬上一十八載，久征慣戰。幾十萬士兵，今外涉吾土，必先入此平坦大道，必言得了壽州，一路由鳳陽府直取金陵，便成破竹之勢。”唐主曰：“如此須命一員上將有勇略者以重兵駐紮，方能保守此要害地也。”余鴻曰：“不須將兵駐守，他兵新到，正在銳盛，與戰斷非我軍之利，不若設個空城之計以困之，一絕彼之糧草，不憂十萬兵為餓鬼，宋邦隨征大小君臣一概斷絕了。”唐王聞言，大悅曰：“得軍師如此妙算，豈懼大宋將兵驍勇。”

是日，余軍師即差勇將林文豹、皇甫暉授計前往壽州城，傳令城廂內外眾百姓、民間軍兵，不分貴賤，從速遷運入皇城內地，以避宋兵攻征，不然彼大兵一來，皆要盡殺。令一下，嚇得壽州城眾百姓數十萬人驚懼，個個淒惶，急急搬遷，紛紛跑走皇城避兵，拖男帶女，一路嚎哭之聲可憐憫也。再說林黃二將，令軍士數千，將壽州城倉庫錢糧，一概督令拉運訖盡，些少不留，然後回城繳令。余軍師另有機謀慢表。

再說宋太祖，一路大兵一月久方入金陵城境界，已攻破了界牌關，殺卻唐兵萬餘，有敗殘逃奔散去。高元帥將兵撥一萬五千與潘美把守界牌。連日君臣酌議渡江進取，太祖要從壽州攻入，高元帥曰：“壽州乃金陵咽喉之地，重扼之方，唐人知我軍攻破界牌關，定必嚴加守御，抑或設伏奇兵算計，趁我軍初到，地土未稔熟，反中他計。依臣愚見，不若從廬州府進兵，暗攻合肥，出其不意，尚易成功。”有苗軍師亦以為然，請帝準依。太祖曰：“朕非不知駙馬之謀是慎重之行，然施諸強敵必須如此。今偽唐兵單將弱，我兵一到即攻下界牌，可知運籌無策的。諒今直攻直進，無不克之理。況廬州水險山嶇，我軍不時要運糧接濟，壽州平坦大路，夫馬易於往來，先攻他一陣，看彼如何，再作設施。”眾將領旨，一程向壽州攻進，已近城五十里，高元帥發令下寨，苗軍師吩咐軍兵掘井取泉，不許食南唐城濠之水，眾軍士遵令。次日高元帥下了戰書，南唐差遣大將林文豹、皇甫暉統領一萬五千軍馬出敵，高元帥即差發史圭、石守信出營與林、暉二將對壘。一萬雄兵殺來，將兵交手，宋兵甚銳，唐兵抵擋不住，大敗而奔，林、暉等押止不得，見兵卒散亂，死亡數千，收兵入城躲避。高元帥令將人馬奪壽州城，祇要圍困攻打，不料林文豹二將受了余軍師之計，許敗不許勝，此日一敗即領著眾兵入卻皇城，棄壽州不守。

再說宋太祖催令高元帥進兵，差史、石二將帶兵要攻打殺人。二將心雄先登，喝令搶關，三軍奮勇爭先，須臾城門大開，宋將兵殺入，並無將兵把守。史、石二將暗自稱奇，不知何意，祇道南唐君臣等人懼敵，不戰棄城而走之，豈知乃余鴻用計。此日得了壽州城，即回營中報知，太祖大悅，深以勢如破竹，指日攻破金陵。高元帥傳令，不要追逐南唐敗散之軍，多傷殺害。一同護駕大小三軍拔鑿進城，正在傳令畢，啟行，方登帥堂，命將查點倉庫，回報其倉庫俱空，粒粟全無，城中百姓，經查城廂內外並無一人。宋太祖大驚，已知中計，有高元帥低首不言，知太祖拒諫敗事，但君上過處難以面執而責之，有苗軍師曰：“此乃空城之計，豈有重地要害之城，如此而無兵丁把守之理，今當速退，再紮大營，以免中他空城之計為高。”

正在宋太祖悔錯之際，高元帥發令全軍退出，祇聽得天炮響發振，有軍士入報，四邊城濠外有軍馬數十萬殺來，燈球火箭，打個不絕，喊殺如雷喧嘩，宋兵大驚，不敢出城。太祖悔恨不及。高元帥祇得發令王侯四大將軍緊閉四方城門，元帥軍師復請太祖登上城樓一觀，果見城外重重疊疊，雄兵猛將，圍困得猶如鐵桶相似，真乃令人可怯也。

遠遠祇見隊伍中擁出一道，綸巾羽扇，八卦道衣，頭尖額闊，雙目星光，門牙突出，手中提了一條杖棍，在城下指向宋太祖，罵曰：“可惱宋君，假託著陳橋兵變竊了幼主天下，一得無義江山，復又枉殺有功之臣。我師乃大羅上仙，今命山人下罰，知事者投於我主大唐，倘恃兵力，意謂滅卻諸邦，天下無敵，擅自興兵窺睨吾主金陵，休思妄想！今日身臨遺土，正當亡滅也，卻被山人用著小小機謀，即令汝十萬軍兵，數十員猛將困圍了，如在籠中之鳥、釜內之魚一般矣，還想望甚麼縱橫宇宙，霸土爭雄？倒

不如寫下降表文書，將大軍且讓與我主大唐，尚不失為藩王賓位，是汝知機之處。”不知宋唐交兵如何？下回分解。